

渊藪地

钦琰：永远留在浦东大地上的名字



钦公塘遗址

倪满强

鲁迅先生说：“我们自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这样的脊梁，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，是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陆游，是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林则徐，是“天下为公”的孙中山，是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张思德……也是把自己的名字永远留在浦东海塘之上的钦琰。

一

清雍正十年（1732）农历七月十六日黎明，浙北长兴。海风携带着雨水，飘飘洒洒而来，一直下到了清晨还未停歇。台风季候天气带来的酣畅淋漓让干渴已久的土地畅快起来，早起的人们也不禁感到愉悦和清凉。但钦琰，却心中忧惧，他翘首东望，默默祈祷。雨一直在下，整个十七日都未停歇。钦琰的内心越来越难以平静，简直是心急如焚。钦琰知道，这样的台风天气，远在几百里之外的浦东南汇，人们必将又一次面临一场与台风及海潮的鏖战，多少人家会因此而妻离子散、颠沛流离。果不其然！十六日凌晨起，浦东一带东北风大作，狂风挟着滂沱大雨、东海狂潮，奔腾咆哮，声如万炮齐鸣，势如蛟龙出水，直扑南汇外捍海塘。午后飓风席卷，拔树摧房，声震大地。十七日半夜时分，在惊涛骇浪的冲击下，年久失修的海塘犹如打摆子似的不停晃动，“哗啦啦”，山坡般的海塘轰然倒塌，海水从决堤口涌上滩头，长驱直入20余里……海水所到之处，惨不忍睹。有志载：“七月十六夜，飓风骤起，海潮怒涌，内塘之东竟成一片汪洋。民死十之六七，六畜无存，庐舍尽为瓦砾场，竟不辨井里。及水稍退，内塘东尸棺塞河，流水尽黑，脂膏浮水面，味腥恶，鱼尽死，禾稼烂尽。弃子女于通衢者不可胜数。卖妻者值一二贯。”当地文人祝悦霖著竹枝词云：“传闻父老最销魂，雍正年间大海潮。一夜巨风雷样吼，生灵十万作鬼飘。”

这一场百年未遇的风灾，夺去了浦东10万人性命。灾后田园荒芜，满目凄凉。钦琰在数月以后勘察遭灾村庄时，眼见残堤破垣，坏屋流民，仍然不禁潸然泪下，“壬子七月十六夜，鲸嘘鳌噉尤战血。移山撼岳声震惊，倒峡滔于势奔突。顷刻横溢穿城阙，纵欲窄置已无及。可怜海滨千万户，梦中齐赴龙君宅。”是他对这一场巨灾的记述。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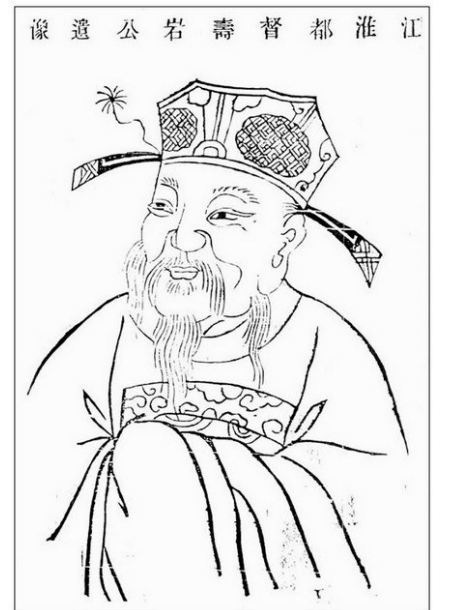
钦琰，一名琰，字宝光，号幼庵，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出生，长兴雉城人。长兴钦姓出自小沈湊。宋徽宗时期，西南夷人宜也吉都仰慕宋朝文化，率领族属300余人远道进贡。但路途艰难，遭遇歹人，族人悉歿。到汴京时，只剩下宜也吉都一人。徽宗见其身材魁伟、武艺超群，虬髯铁面，笠帽金杯，异其才，且感动于其事迹，赐钦姓，易名高一，封为侍从官，赐居河南。“靖康之变”后，钦氏子孙随宋室南渡，散居吴越间。八世孙钦德载，举理宗朝进士，为湖州都督计议官。宋亡不愿仕元，隐居碧岩山，自号寿岩老人。钦德载子钦水如始迁小沈湊，他的三个儿子杏村、梅轩、素庵分居于宅里、竹园、田畝三个自然村，此后小沈湊三支钦氏分徙长兴雉城和泗安、吴兴、安吉，甚至江苏宜兴。各地钦姓代有人杰，钦琰便是长兴雉城钦姓的杰出人物。

钦琰幼年寄居于舅家乌程叶氏，随姓叶。十四岁登博士弟子员。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）中式顺天乡试，复己姓。雍正元年（1723）中癸卯恩科于振榜进士，名列三甲第10名。铨知县用。

钦琰与浦东的渊源始于雍正四年（1726）。这一年，南汇始建县，钦琰以新科进士被遴选任命为南汇首任知县，兼署上海县事。此时的南汇县，“斥卤之区、土瘠民贫”，百业待兴。钦琰到任后，以“厚民俗，遂民生，苏民力，去民害”为己任，

“裹粮栽笔”，遍访民情。他首重教化民俗，颁行康熙《圣谕十六条》与父老子，陈说人伦孝行，南汇民风为之一变。然后，为解“弦诵声稀”，着手兴建20余亩地学宫于县城内，取名为芸香书院，从此南汇诵读之声不绝。同时，注重劝课农桑，由于生长在“丝绸之府”的湖州，他熟悉农事，先后教会了南汇百姓栽种桑树和养蚕丝织。更重要的是，为解民苦难，他向朝廷请命，要求缓征课税，使南汇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其余，定县界、谋区划、建衙署、修城池、整驿站、设仓廩、理财政……堪称“规划措置，事事得宜”，殚精竭虑之下，为南汇创下了基本。因为出色的政绩，“巡抚重其才，题署松江府篆”。但中正耿直的秉性和只知埋头做事毕竟不为当时官场所容，在南汇知县任上仅9个月，钦琰即“以飞语落职”。百姓“攀轭泣留”。

落职回到长兴后，钦琰始终牵挂着南汇的一草一木。此前，为了“将南汇的水



长兴钦氏始祖钦德载像



钦琰像

道、兵赋、风土、人物之属一一记述，以不愧先民和后代”，钦琰聘请南汇名士顾成天和叶承为主笔撰写县志，但二人不久都奉调进京，而他也卸任。于是，他决心自任主笔完成这件未竟大事。此后四年间，钦琰数次重返南汇，进行实地调查研究，搜集资料，核证事实。最后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在雍正九年（1731）完成了南汇的第一部县志，也是浦东历史上的第一部县志——《分建南汇县志》。当然，他最牵挂的还是南汇百姓的安危，每年盛夏至初秋，台风总会光顾浦东。外捍海塘，是浦东抵御台风的第一道屏障，容不得半点疏失。在此前的南汇知县任上，他多次巡视外捍海塘，发现塘堤低矮，破旧不堪，曾上书请求修理，但未获允准。

三

雍正十年（1732）七月的这一场巨灾让朝廷再次想到钦琰这位前任南汇知县，一纸任命，翌年，钦琰临危受命，再任南汇知县。灾民见到钦琰，犹如在黑夜中见到了光明，争相倾诉衣食无着，亲人惨死

的遭遇。钦琰听着，更加感到修塘保民的迫切性与肩头的千斤重担。他在诗中吐露心迹：“城郭人民感畴昔，遗民痛哭为余言。吾侪生本傍海穴，田庐岁岁怕秋潮。堤防全仗一塘力，如何束手任废倾。致使吾民遭异厄，微躯如拾暂偷生。兹塘不筑终鱼鳖。”

到任不久，钦琰就开始筹措重修海塘事宜。正值灾后岁饥之际，钦琰便一改常例，采取“以工代赈”的办法修筑海塘，既解决了百姓生计，又充实了修塘力量。于是，筑塘工地“千夫云集”，“奋力争先”，场面浩荡。连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也加入进来，她们挑不动土，就用围在自己身上的御身头（饭单），兜上泥土，帮忙筑塘。钦琰，则日夜巡回在百里海滩。由于事关百年生计，钦琰极其重视工程质量，他以铁钎插入塘基，以测牢固，并要求填一次土，就打夯一次。同时，钦琰筑塘善用方法。某天，钦琰请人在涨潮前的海滩边，遍撒砬糠，大家摸不透是何意思。但当涨潮时，海潮将这些砬糠推上来，然后待潮水再退下去时，芦草丛生的滩涂上留下了一条蜿蜒逶迤，犹如草毡灰线似的砬糠线时，大家恍然大悟，原来钦大人以此来测定新建海塘的位置，都不由得拍手称妙。

经过6个月的艰辛努力，当年七月，赶在台风侵袭之前，在外捍海塘东面，全长15300余丈的新塘全线筑成，它北起黄家湾（今浦东新区高东镇境内），南至杭州湾畔的奉贤五墩，成为浦东坚固的捍海屏障。钦琰亲撰《钦捍海塘纪事》，以记其事。因为是朝廷“钦项修筑”，遂命名为“钦工塘”。但百姓却铭记钦琰的功绩，世人皆称“钦公塘”。

钦公塘筑成后，成为一条捍卫了浦东大地的“生命线”，南汇“从此潮不为恶”。据记载，光绪三十一年(1905)，海潮猛涨，钦公塘外巨潮排山倒海。而钦公塘内，风雨不动安如山。民国《川沙县志》记钦琰修塘之功：“南汇知县钦琰筑成外捍海塘，北至宝山界为止。厥功甚巨，民感其德，呼曰钦公塘。数百年来，塘内之民，咸资保障。……此邑人共赖之命塘。”又此浦东人民亦称钦公塘为“命塘”。

数年后，钦琰离任南汇知县，百姓夹道送行，他也流连不已，最后送南汇百姓两句话：“气死不要兴讼，饿死不要作贼”。后调高淳、江浦、江宁等县，“所至皆有政声”。

为人民做事的人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。就在钦公塘建成之后，为感念钦琰的丰功伟业，南汇一团到九团，纷纷建立起钦琰的生祠。祝悦霖竹枝词云：“压住蛟龙气不骄，危塘坚势势岩峭。村中多少闲香火，只合钦公庙里烧。”可见当时香火之盛，人民信仰之盛。光绪二年(1876)，距离钦琰领民筑塘的壮举已经过去了143年，当地百姓在今浦东曹路镇启明村龙王庙左侧增建“钦公祠”，并将钦琰像供奉在龙王庙内，以供世人参拜。

四

钦琰不仅政绩卓著，而且文才出众，据载，他著有《虚白斋文集》四集、《幼庵游草》六卷、《吴中水利》一卷。钦琰的诗，许多是对时事的记录，如前所述记录浦东风灾的数首。还有一些是对行迹所到之处美丽风景的描摹，如《岁朝万玉庵看梅》：

西郊梅最古，影傍石栏斜。
根浥前朝露，枝开隔岁花。
风流传太守，幽冷属僧家。
不用罗浮去，横看万树霞。

再如乾隆初任高淳知县时所作《登山观赏牡丹》：

落落花开最自珍，扫除色相只存真。
妖魂艳骨非俦类，皓月清风是主人。
天外奇香闻渺渺，枝边怪石独嶙峋。
何当长向山头住，傲杀豪家富贵春。

另有一些则是描述对不问世事的隐逸生活的向往，如《过古林庵赠圆通上人》：

蒲庵十笏寄深山，白昼柴扉已掩关。
尘迹不来茅舍里，炉烟时袅树林间。
梅当缺处还须补，竹绕篱边莫教攀。
我实爱君无俗虑，欲携书卷共追攀。

乾隆十年（1745），钦琰卒，年六十一。钦公塘在挡住了二百多年的海潮之后，随着海岸线的东移，1950年在钦公塘以东修筑“人民塘”，钦公塘逐渐从捍海屏障，变成了川南奉公路的路基。

300年过去了，钦公塘已然不在，但钦琰的名字和他的事迹却永远留在了浦东大地，他像一座丰碑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。如今的南汇博物馆浦东古海塘厅内，钦琰的塑像巍然屹立，让每一个参观者追忆他“厚民俗，遂民生，苏民力，去民害”的往事。



莒上漫笔



横岭风光

朱 炜

德清莫千山,既为山之总称,主峰塔山,门户炮台山,其附近之名胜,则东段有高峰山、天池山,西段有天泉山、葛岭,南段有石峤山、石颐山、铜官山、黄回山,北段有横岭、龙池山。

一

横岭，土音黄岭，是莫千山北段一支东西走向的山梁，莫千山避暑区西北址即划到横岭，因多竹林，有“竹林海洋的一角”之称。横岭东麓即横岭村，与范家坞、莫家坎、福水村、溪北村、斗将坞、后洪村等，昔同属归安县二百十六庄、二百十七庄，为吴兴、德清、安吉三县区交界处，今归德清县莫千山镇南路村。深山冷岵交通不便，加山冲田贫瘠，村民靠毛竹山上的毛竹以及砍伐运输毛竹为生。毛竹一年大量发笋长竹，一年生鞭换叶，交替进行，每两年为一周期，称大小年竹。旧时大年留笋养竹，小年伐竹劈山。自家山林中的每一竿竹，就像家里的每一只鸡，村民一眼就辨识出来。他们会在竹竿上写上姓氏，以便分辨挨得很近的各家竹林。同时，同一年生长的竹子会写有一样的数字，次年便递增，用的不是阿拉伯数字，而是老底子的苏州码子，由算筹演变而来，不知何时传入这里。于是到砍伐时就知道该砍掉哪些好多年的老竹子。这种标识会用特殊的油墨，雨雪都不会化，也会雇来专门的抹字人：姓氏和数字都是用手指抹上去的，他们抹得又快又好。

莫千山原住民多同姓聚族而居，昔有宗谱放在祠堂里，惜未能保存。文字失载，老人们南喃不清的叙述里有徽州和苏州，有避战乱，亦有哀毁荣喜。潜伏在山村的百年前甚至上百年的记忆，一直在等待一个契机，等待被召唤，然后化为一瞬的恍然。据何世旺老人家堂屋供桌木匣中所藏故纸，籍籍安庆怀宁县的何氏，自清光绪年间迁来，有五言辈分诗：“万仕贵觉显，伯碧仲大应。嘉振守启文，伟恩光国令。希世承宏广，英华润泽长，贤良逢道泰，俊烈际时昌。为善昭明哲，存仁理法章。修齐端立本，平治颂中邦。”作为最早来莫千山的第一批安徽人后代，乡音不改，取名不数典忘祖，何世旺是世字辈，其孙何宏亮正是按辈分诗取的名。洗帚曾是每个家庭灶台上的必备之物，清洗镬子、锅子又干净又不伤锅，一把能用大半年，关键价廉物美。莫千山避暑地兴起前，莫千山周边没有人会扎洗帚，后横岭一带迁来不少安徽安庆人，因没有田地可耕，无奈以上毛竹山挖竹根扎洗帚为营生。竹根长在竹蒲头上，不能挖断主根，要用开山锄把整个竹蒲头连根挖起，挖上一天最多也只能挖七八个，相当费力费时。挖完竹蒲头，要把竹根砍下来，捆好背回家，铺在家门口晒。等表皮晒干，换用大木槌子敲去外壳，一把木槌子有十多斤重，要连续不断敲。紧接着还要再经一道晒的工序，等到竹根发白方能扎洗帚。扎洗帚的师傅会熟练地拣出若干长竹根和短竹根，用毛笋壳拦腰裹紧，再将长竹根翻下来裹在外面，用铁丝扎紧，然后用剪刀剪齐，最后倒过来在中心敲入木塞，一个称手的洗帚才算完工，其中辛苦只有自知。



福水旧景

福水长流。

四

当地人达福水村,会走后洪村的大木桥。桥旁风景清美,桥跨溪涧,竖木为桥脚,外裹以藤,内实砂石,系溪桥中胜迹。清乾隆时大堰桥(六洞桥)构造法与此相同,当木桥脚尽改石柱,惟此桥可窥古时建筑之一斑。

青山绿水亦有幸埋忠骨。抗战期间后洪村山边曾埋百余名抗日阵亡将士的忠骸。据王金庆老人回忆：“小时候就听老人们讲，当地有一座山长满了老松树，属庙产，都是很粗的老松树，可能上百年没有人动过。得知抗日将士要砍伐松树备棺材材上前线，寺里和百姓纷纷支持。于是，整片山林都被砍下来做棺材，附近的木匠都来做棺材了，场面极其感人。”1940年6月，在高峰战役中阵亡的抗日官兵被运往后洪，并葬于此。1945年8月有两名新四军战士在范家坞就义，遗骸掩埋在范家坞1号屋东北毛竹林中。忠魂绕白云，成为这绿水青山间的旋律之一。

苏轼有诗云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。”初读只在字面意思，横岭侧峰，山中之人看到的是岭，山外之人看到的是峰。多年以后，当体内的群山日益寥廓，这种理解最大限度地呈现在笔者进入莫千山世界的文字路径中。温暖的，即是熟悉的，就是家园，无论百年前与今天；陌生的，抑或无从知晓的，才称为路途与远方。